



枇杷熟了

■顾玉杰



依稀闻到浓浓的果香,拉开窗帘一看,原来是小区种植的枇杷熟了,一簇簇的枇杷果金黄黄的。看到枇杷,我想母亲了,想起母亲在世的最后几个月……

那是2013年初夏,快到端午节了,小麦也马上成熟收割,我给乡下的母亲打了个电话。母亲在电话里说,她腰疼,拍了片子,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,贴了膏药,不见好转。我没有多想,把母亲接到城里,开始联系医院,给她做全面体检。

一个知名老医生拿着母亲的腰椎CT片子,端详一阵子,低声问我:“老太太听力好吗?”我左右看看说:“她能听见。”老医生把母亲和陪同的其他人支到走廊。这时,我心里一惊,母亲身体一直挺好,腰疼会很严重吗?老医生说,老太太脊髓出现转移,原发病灶不清楚。她这么大的年纪,建议保守治疗。

我没有告诉母亲实情,母亲也始终没有追问,但我确信她心里是明白的。在医院治疗时,母亲对前来探视的亲友说,她今年八十五岁了,是个旬口,人不生病咋能会老呢。回到小区,在家静养。白天,我们都去上班,母亲一个人呆在家里,闲得无聊,就在小区花园里散步,累了便坐在台阶上休息。有天中午,我下班往家走,远远看到母亲坐在一个儿童滑梯旁,看小孩子嬉闹,还和旁边的年轻妈妈拉家常。她笑容是那样慈祥,怎么看也不像身患重病的人,想到这里,我心中一阵难受。还有一次,我刚走到楼下,看到母亲手里捧一把黄杏一样的果子。“娘,你手里拿的啥?”我问。母亲抬起头说,是树上结的果子,也不知道能不能吃。原来,枇杷熟了,一群大人小孩在摘枇杷。那时,小区的枇杷树很矮,伸手就能摘到枇杷果。

不久,母亲辗转合肥治疗。最后,母亲要求回家,住农村。那时,正值小暑节气,天已经很热了。整个三伏天,母亲是在病床上度过的,大姐姊妹几个轮流陪护。母亲知道她要离开我们了,这剩下的每一天,其实都是告别,她淡然地给自己安排后事。我在照像馆放了一张母亲的照片,她说不用这一张;于是,我又洗一张,她看了,说:“中。”母亲病重期间,我女儿参加高招,被辽宁一所高校录取。临去东北前,我们带孩子和母亲告别。我把母亲从里间扶到堂屋。她坐在椅子上,轻拂孙女的肩,只叫一声“妮”,便再没有说什么;女儿红着眼睛,轻轻喊一声“奶奶”。我在一旁站着,看到了母亲复杂的神情。我理解母亲的心思,作为老辈人,她一直对独生子女深怀忧虑。也许,母亲想给她的孙女嘱咐交待的太多了。那场景,我每每回想起来,就泪如泉涌。中秋节,我们回家探望母亲,母亲更显消瘦了,但还很清醒。谈话中,母亲想让我们在老家住上一晚,第二天再走。我们两口合计半天,最后还是回城了。在母亲生命中最后一个月圆的晚上,我们没有陪伴——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!

一个月以后,母亲去世。她在弥留之际,已经无法和儿孙们交流了,连一个眼神也递不过来!二姐塞给我一卷钱,说:“这些钱娘没花,让交给你。”母亲没有花钱,钱放在她的枕边。钱可以看作儿女的孝意,它浸粘着母亲的汗渍,也听到了母亲病危时急促的呼吸……

这些年来,我经常诘问自己,娘在病床上,我在忙什么?如果时光能回到九年前的夏天,从枇杷熟了那时起,我一定要时时陪在母亲身边!亲人之间最珍贵的,永远不是物质和财富的给予和付出,而是相依相守的陪伴!

一阵微风吹过,地上掉落几枚枇杷果。就像脱离枝头的果核一样,成熟、坠落是永恒的自然规律,万物都逃脱不了归依泥土的宿命。人,也是这样。然而,为什么人的悲伤绵延无期?概因人生一旦铸成遗憾,从来没有弥补的机会。我站在枇杷树下,手里拿着黄澄澄的枇杷果,仿佛看到母亲从远处向我走来……

过麦季

■朱法勇

上戴上红缨络,脖子上挂上铜铃铛,仿佛是明星一般。

到了麦场,牛把式把牛套上(一般是两头牛一起),拉上石碾,石碾后面再挂上一块百把斤重的三角形的石板(起增大与麦秆摩擦的作用),从麦场的一角儿开始,一圈儿一圈儿开始碾压。牛走得慢,脖子上铃铛也不停作响。麦秆被碾平后,牛把式把石碾卸下来,把牛牵到阴凉的地方休息,这时候,马把式就牵着骡马“趾高气扬”地上场了。一般是一马一骡搭班,马走内圈儿,骡走外圈儿,骡子有劲跑得快,但脾气不行,有时候把握不住方向,相比之下,马温顺一些,马走内圈儿可以把握方向和节奏。马把式把马套上石碾,左手牵缰绳,右手一甩鞭,只听“啪”一声脆响,嘴里喊声“驾”,那骡马就小跑起来,脖子上的铃声也高昂起来,仿佛是人民群众庆丰收的交响乐!

直至把麦秆碾碎,把麦穗上的麦粒全部碾掉。场把式看看可以起场了,就给队长说安排人挑场。

挑场就是把碾压过的麦秸挑走垛起来,把下面带有麦糠的麦子堆起来,堆成长条形的麦垄子。麦垄子的迎风面要和风向垂直,麦季一般多刮西南风,麦垄子就要堆成西北东南走向。这些做完之后,下一步就是扬场。

扬场,就是把打好的麦子麦糠混合物扬起来,利用风力把麦子与

麦壳分离开。只见扬场把式站在麦垄子的一头儿,手持小扬叉,先扬起一叉,测测风向和风速,然后根据风向和风速决定扬麦时起叉落叉的角度、高度和力度,以及起叉时叉面的倾斜度等等。扬场时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,就是“扬起一个面,落下一条线”。不管是风速大小,扬的高低,扬出去的麦子在空气中形成一个上下面,这个面要与地面基本成垂直,这样落下来的麦子才能成一条线,最后扬好后的麦垄子就像一条山脊的形状。有经验的扬场把式扬场时都头戴草帽,这样可以感知落下风头的麦糠里还有没有麦子;赤脚上场,能感知脚下面的麦子是给扬干净了。所以,即便没有电灯,没有月亮,只要有风,夜里也能把麦子扬干净。

麦季结束后,粮食分到了手里,家家户户天天吃的都是白面馍、白面条,天天吃疙瘩面、烙油馍、炕油馍盒等等,变着花样做好吃的,仿佛要把一冬一春没有吃到嘴的东西吃个遍。妇女们最先做的是买上一大包红糖,蒸上一锅又白又大的糖包子,再好好打扮一番,带着孩子走娘家,给娘送糖包子,给娘家报喜、报幸福、报希望!

现在过麦季,实现了农业机械化,农民已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,虽然没有了那时候过麦季的热闹,但过的却是幸福的小康生活,这正是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!也是文明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!



卖香包的老人

■曹新旺

孩子们说:“不是钱的问题,妈不愿意在家闲着,做做针线活,对身体好,大家也都喜欢!”孩子们也就默认了。

“像我这个年纪的人,身体健康,对社会、对家庭也是一种贡献,最主要有个事干,出来走动走动,心里也高兴!”在与老人的交谈中,老人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活,始终忙碌着。

老人头发有些花白,脸上也有岁月的痕迹,但满面红光,精神矍铄,声音洪亮,腰板很直,并不像80岁的老人,她灿烂爽朗的笑声里,也传递着一种乐观豁达的信息。

我对老人竖起大拇指,说:“阿姨,您心态真好,我给您点个大大的赞!”看到我竖起的大拇指,老人笑出了声。从老人的笑声里,我感受到了她的快乐和幸福!

我拿起一个香包,问老人:“香包这么精致,生意怎么样啊?”老人说:“昨天卖了1000多个!”

说实话,我有些吃惊!香包的价格平均5元以上一个,大一点的,一个香包都十几元。

在与老人谈话期间,不断有顾客购买香包。

无人购买香包时,我忍不住调侃:“阿姨,生意可以啊!你这是快乐、健康、金钱三丰收啊!”

老人家乐呵呵地说:“香包不仅好看,还有驱虫作用,好多小孩可喜欢了,而且现在正是卖香包的时候。”

老人说,她一年四季都会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香包,端午节前后生意相对会好很多。

老人一边为顾客介绍香包,一边说:“只要身体条件允许,我就不会闲着,将‘革命’进行到底!哈哈……”

听到老人的笑声,我的心情好了很多,我说:“阿姨,您的心态真让我受教育,给我来10个香包!”

老人说:“谢谢你陪我唠嗑,我给你优惠,4块一个,每个香包里再多加点香料!”

接过老人递过来的香包,我把鼻子凑近闻了闻,告诉老人:“真香!”

香包虽小,却装着历史和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,装着大家对先人的怀念和对幸福的期盼,更有老人家对生活的期盼,装着浓浓的快乐。

通过和老人交谈,我想,我的生活也不能一成不变,也要像这小小的香包一样,散发出迷人的香味!

卖香包的老人很平凡,但老人的话语,生活的状态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忽然想到一句话:其实,幸福很简单,只不过我们追求的太多,想要的太多,而已……